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吴志实 著

品尝生活

品味生活

生活

● 吴志实 著



品尝生活

(京)新登字148号

品 尝 生 活

吴志实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4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ISBN 7—81004—486—9/G·189

定价: 5.35元

目 录

吃穿的流行与“大文化”	1
美的尺度	4
眸子非“窗子”	7
矛盾的陶渊明与骗人的“桃花源”	9
品品酒味儿	11
性别的落差	13
“寓言”的寓言	15
电视机前说开会	18
脸皮、舌头之研究	20
糊涂与模胡	22
门外说幽默	24
猫的故事	26
养生之惑	29
吃补药	32
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公案	34
一样与不一样	36
小偷捉贼	39
行路与住店	41
弘扬传统与乡土文化	44
旧书不旧	47

从喝彩到捧场.....	50
不要细节.....	53
编书不只为稻粱.....	56
说取名字.....	58
“老字号”与绝话儿.....	61
姜昆的真幽默.....	63
科学家，你为什么不讲话！.....	66
能忍未必自安.....	68
从梅兰芳纪念馆谈起.....	71
过年之后.....	73
格言警句之类.....	75
“畅销”、“轰动”之析.....	77
谈寂寞.....	79
从弗洛伊德到“海豚变人”.....	81
稍一认真之后.....	84
国人与国画.....	87
怪病奇想.....	89
名字游戏.....	91
谋“己政”而不谋“下政”.....	94
说大道小.....	96
历史不该是“谜”的渊藪.....	99
快乐问题.....	101
君子要言利.....	104
说“涵养”.....	106
“神话”的神话.....	108
多一点讽刺和幽默.....	110
对评论家的评论.....	112
自觉与奴性心态.....	115

红腰带·····	118
说、做与废话·····	120
不幸而言中乎?·····	122
吃的联想·····	124
虚实辩证·····	126
绿色与大马路小胡同·····	128
面包的国籍·····	130
揣摩之术析·····	132
人与说话·····	135
书贵读而非久藏·····	138
引进“鲇鱼”·····	140
吃饭与吃药·····	143
认同乡、认祖宗及其他·····	146
紫砂泥壶·····	148
编辑的责任与“无害之书”·····	150
听谁的·····	152
大舞台上说角色·····	155
“国情”研究·····	157
陶行知与陈嘉庚·····	159
闲话平等·····	162
软的书和硬的书·····	164
说雅量·····	166
岳飞墓、包公墓、许国牌坊与八大山人·····	168
在“一蹴而就”背后·····	170
莫让人间变“鬼域”·····	173
变变思路如何·····	175
书里书外·····	178
病文化·····	181

徽派建筑与泉州石屋·····	184
玩的名堂·····	187
流泪的寻常与不寻常·····	189
养生之悟·····	192
铁锅现象·····	195
说轻松·····	197
有感于“畅销书排名表”·····	199
“歪学问”议·····	201
高有高的难处·····	203
关于“花边新闻”·····	205
杂文“男性化”小议·····	207
吆喝与糟踏的联想·····	209
说长道短·····	212
说“比”·····	214
从“见怪不怪”想到法·····	217
求师与为师·····	220
想发财，忙起来·····	222
出书的遗憾·····	224
北京的北京味·····	226
不可思议之正误·····	228
偶像杂说·····	231
生财有道是编书·····	233
快乐教育？痛苦教育？·····	235
年节吃喝考·····	237
无奈何么？·····	239
不是数字游戏·····	241
写给谁看·····	244
面对“牌子”·····	246

作家应自我“推销”	248
痛之切，爱之深	250
你我好胃口？	252
莫忘老实人	525
座右铭的前因与后果	258
从泰森判刑说起	260
后 记	263

吃穿的流行与“大文化”

大凡什么事都能和文化挂起钩来，譬如说，吃是文化，穿是文化，及至时髦、流行之种种也有文化的背景，从文化的传统中找到渊藪。“大文化”的包容之大，伸缩性之强恰应验了数学的“空筐”之说，几能“达四海而亘今古”，装尽天地万物。

川、粤、徽、鲁之风味有其地域、习惯、风俗的文化特征，即使白菜豆腐、小葱蘸酱之类也有其平头百姓“知足长乐”的文化心理。如果追溯之，还可以从“道统”的均寡中找到根据。

吃如此，穿更难例外。衣帽之好，服饰的崇尚更难脱开文化的积淀。自有了统治和被统者，就有了讲究礼服、礼冠的制度，品位把文化也染上了“官”的色彩。而服、冠以至于黑、黄、红、紫便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专有”，统统归了“大文化”。然而，在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接受的契合里边，恰恰又是相互作用的，须臾离不开模仿新奇和追逐时髦。用一块丝麻织成的布包头，这等而下之的百姓头饰，竟为戴冠的汉元帝看中，而王公大臣们便也颇为得意地“弃冠从巾”。你说这殿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多么有趣！后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讲究穿裙。但花样翻新却出自于太液池畔的一阵大风。宠妃的裙子被人拉住免遭落水，而拉绉了的裙子反倒更为好看，于是宫中上下竟相穿起多绉的“留仙裙”。时至今

日，此风犹存。这又是上下文化融合之一例。

融合的结果是发展，而发展的另一面便是流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高雅和低俗的界碑，但这概说却也难免不攻自破。虽然融合的发展常常盲目，像出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现象，但抛弃和无视人们的文化心理，以求绝对“纯粹”的，然而又是不可能的所谓高低之分，其最终只能导致封闭和僵化，而且与常理也不通。

因此，文化的流行是必然的，融合也是必然的，问题是流行什么，融合了哪些。虽然这中间不乏“妄言”，但照康德的话说：“顺应流行的蠢人总比脱离流行的蠢人要强。”而这，恰是不能用理性去揣度的。但也绝非不掺杂进理性的成份。欧洲中世纪的种种奇装异服，如鸟嘴一样的鞋；直垂脚背的长礼服；齐腰的短袄；又高又尖的筒帽，以及十八世纪出现于欧洲妇女身上的紧身胸衣……可见它们虽然流行了，但最终还是要退出潮流的。这抑或可以认为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新陈代谢”，一种更生活化了的情感心理荡漾。

在世界文化日趋兼容并蓄，互相辐射之今日，流行的东西已不可能完全囿于种性和地域，中国的布底便鞋，欧洲人喜欢的了不得，而美国西部牧人的牛仔裤也已流行于古老的东方；金发碧眼的大鼻子唱起“国粹”京剧……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总之，文化在以种种形式随着开放而交流着。我们不仅“拿来”了，而且也正在“送去”。如果进一步讲，那不妨想一想我们“拿来”了多少，而这“拿来”的又和我们故有的做了何样的“杂交”？如此这般就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了，而是“正统”与“非正统”的意识之争了。

从吃和穿说开去，是悟及到“大文化”之于人的影响；涉及所谓“流行”也是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就人的所为和可感的文化进行比较。倘若真要就吃与穿和“大文化”的“空筐”

关系解释清楚，那恐怕是烹饪美学和服饰美学的事了。

1987, 2, 10

美的尺度

美是什么？这是聪明人的提问。美就是感觉着舒服！这也是聪明人的回答。对于美的定义，人们的解释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人可以说表，有人可以说里，这各执一端之说，往往成为千古争论的话题，写成洋洋洒洒的巨著。

美本来是个浅显的问题。在老百姓眼里，美就是好看，感官上能得到快乐。但是美又极不简单，及至于对于它的研究竟成了专门的学问，划归到哲学的范畴。

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人类的进步。美从最早的自然属性成为对精神的映照物，恐怕它的诞生地要在中国。孟子曾给美下过一个涵概一切的定义：充实之谓美。人的精神美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充实着善和信。不难看出，美的本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老祖宗“篡改”了。不“善”、不“信”就是不美，这抽象的思维实在让人有坠五里雾中之感。

不谈“美学”这劳什子，因为这容易使人糊涂，精神美中不是还有个“真”吗？咱们就说形象的。维纳斯美这是举世公认的，它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于美的创造和鉴赏。但有人说它是丑的，非要给她穿上裙子，似乎不如此就违背了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这些人虽然已经不多了，可是不了解历史和现实，仍就怀着这种美德心里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怪就怪在人对美见仁见智。汉唐之际，儒学尚未成为一

尊，便有飞天的裸体舞和较发达的裸体美艺术，但到清朝，裸体美统被斥为春宫淫画。这标准和衡量美的尺度，诚如人们所说，是统治者推己及人的。这是从观念和意识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不过，美倒底还是有一个标准，只是看它是否客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于人体美的描绘是人们皆知的。“东家之子”的容貌、身材、肤色、体态美到“嫣然一笑”，可以“惑阳城，迷下蔡”。宋玉手中的尺子是个什么标准呢？一言蔽之，就是“适中”或者“合度”。想来，这应将是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

但是，庄子也有他的对美的标准。他认为精神之美要胜于形体之美。他在《德充符》中讲了五个故事，描写了六个人，形体全是残缺奇丑，然而他们道德高尚，甚至连孔子对他们德行的倾慕竟也到了“引天下而从之”的程度。这似乎正是美变得复杂化的一个注脚。此比较旨在说明美是个整体，如果把美所形成的诸因素分解开来，那么起码在表里的和谐上，这美多少会使人不尽如意。正如哲人们对于悲剧的评价：悲剧是美的。流泪的艺术而被称之为美，这应该说是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在从中作祟，说明精神美和形式的美达到了高度统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往往总把美说得很玄，很高妙。仿佛美之于人只有精神，于是乎美变成了封闭性的美，美躲到了灵魂深处。但世界绝不是清一色，绝不可能从一个模式中铸出来，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价值说，无视它可以，不承认总不成。美的就能使人变得愉悦，乐于亲近。一件漂亮合体的西装穿在年轻人身上就是比中山装来得潇洒；彩色电视机就是要比黑白电视机受顾客青睐。而这常识直到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才为人们所认识到。我们中国人真就那么蠢吗？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就是植根于这块土地啊。如果拿一个最易于人明了的例子作喻，大约可以推举任何一件商品，我们注重的往往是商

品的实用，而忽视它的外型设计和包装的美。当然这传统的习惯正在受到冲击，但作为审美的尺子，是否能从此而改一改呢？

1987. 4. 10

眸子非“窗子”

人们一千遍地重复着一个名人说过的一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子。自从有了这句名言，人们如获至宝，一万遍地给以发挥，十万遍地加以阐述，我不知，说这话的达·芬奇如还活着，会怎样地激动不已。

眼睛的作用实在是让人夸大得玄奥，其微妙不仅会说话，表达人的喜怒哀乐，眼睛还能使你的内心活动暴露无遗……眼睛有如“内窥镜”，想来还真有点可怕。果真如此，人也就没了秘密可言。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不过，幻想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君子情怀，天地清澄，说到底那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浪漫。

依我的观察，黑葡萄似的眼睛、星星般的眼睛、冰峰似的眼睛、湖水般的眼睛，或者是杏核眼、丹凤眼、豹子眼甚至绿豆眼、铃铛眼，不管这眼睛被人比喻描摹得如何精彩传神，要使它如“窗子”般洞开，我以为，大多只有在情人之间，才有那勾魂慑魄的力量。“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内心的所思所想，只有崔莺莺才能灵犀一点通，旁的人是难有这洞察秋毫的眼力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只有唐明皇知道杨贵妃眼睛在向他是什么。惟心灵的沟通，才有眉目的传情。贾宝玉喜欢林妹妹，于是方能读懂林妹妹眼中的话。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在倾心人面前“一双眼睛简直是十大札情

书”。然而，除此之外，眼睛似乎并不能更多地告诉人什么。赤壁之战，孙刘两家携手抗曹。诸葛亮神机妙算三气周瑜，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周公瑾，莫说没从孔明先生眼睛里看出“诡计”，就是他大喊“既生瑜，何生亮”，一命呜呼之时，也没看透诸葛亮还敢去给他吊孝，甚至要杀诸葛亮的孙权见先生眼里头泪珠一掉，不是也对其真心诚意信以为真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世界上只曾有过一个诸葛亮，而他的智慧中也不免带着妖气，因此，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眸子里能映出大千世界”，殊不知唯有自己正好可以躲在“镜子”后面，音容笑貌分明可以造假的。“口不对心”的事屡见不鲜，“眼不对心”就更不在话下。把眼睛公式化，大抵是我们先于西人的。中国的诗画素有“点睛”一说，照现今通俗的讲法，就是什么东西只要抓住紧要部分，便都可以活起来。不知达·芬奇读没读过中国书，而祖师爷似还要首推孟老夫子。他就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老夫子对眼睛的认识虽很深刻，可他并不比孔老夫子强多少。他效法孔夫子周游列国，兜售“仁义”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列国的首脑们都正忙着“强兵富国”，以求称霸，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他硬是没从人家的眼睛里看出人家的心思，这就未免有那么点“理论脱离实际”的“未见颜色而谓之瞽”的味道了，司马迁说他有点“迂阔”，也正在这里。

可见，眼睛里的文章要远比人想象的复杂得多。

《团结报》1989. 12. 19

矛盾的陶渊明与骗人的“桃花源”

有幸走了趟湖南湘西的张家界，回长沙途中，绕道涉沅水去桃源县的“桃花源”。

“桃花源”以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而名世。这个“乌托邦”的有无，1000多年来人们争说不休。陶渊明的玩世不恭，后人们却认了真，于是真假虚实反倒闹腾出一串“桃花源”，湖南有、江苏有……孰是正牌，孰是赝品，难道短长。

“桃花源之谜”这里不去管它，游了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风光，对于设计它的陶渊明怕是不能不说上几句。

作为诗人和辞赋散文家的陶渊明，在南朝时他的声名并不见有多么显赫，只到后来才为人所看重。什么原因？各家看法有别，颜延年重其清高；沈约重其不屈身于异代；李白喜其嗜酒天真、自由不羁；高适则欣赏他不肯拜迎长官、鞭挞黎庶而弃官归田……历代评价多有寄托所在，是非公允自有史家去评说。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司汤达”，留得身后名。我倒觉得，不妨视他的矛盾人格更让人感兴趣。

你看，陶渊明原本是不想当官的，可他还是去当了官，做官之后他又说“不堪吏职”，又嫌当小官拘束和折磨太多，与他刚直坦率的性格不符；他曾在他的诗中多次表示不贪恋爵禄荣利，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官场混迹达13年。不过，陶渊明的伟大似乎倒不在于别的什么，他矛盾也好、痛苦也好，